熙朝名臣實錄

熈朝名臣實錄卷十一

秣陵　焦竑輯

太師李文達公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麗事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酧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　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焉　英宗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　勑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

唯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已巳之變畿內難官羣起叚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旨文武誥勑三年不得請必俟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俟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己巳秋虜寇大同時閹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賢瀕死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銃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衞民力耕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命察四川右

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甲戌、轉吏部、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殉葬、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況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憮然以賢言爲然、山東奏民飢、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飢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爲是、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

辟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堪、密詔有貞及賢會亨率兵西
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 上嘉瑄敢言、
命吏部識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
愬於 上、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因伏地流涕
不已、乃諭 言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月風雷雨雹大
作、損殿宇公署林木、 上悟、釋之、俱詔謫外、賢得福建布
政司參政、將行、吏部尚書鹽山王翶是日得專對、語有間
上曰、李某不宜與有貞同罰、王翶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
大用、只宜暫改南京、翶意賢且可遠去避禍、不意 上顧
不喜曰、南京遠、宜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承天門災、

詔復尚書、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賢曰、
陛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濬劾
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
損且將校聞濬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濬、賢曰耳目之任、
職所當言、唯明主用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譴也、石亨等
遂乘間讒賢以為阿護文臣、上知賢已深、大悟賢言為
是、濬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陜西、上曰溥為主將畏縮、致
敗不罪何以警衆、遂下溥獄、初、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
先後兩得之
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人

主之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爲巳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法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　上惟之賢曰天位乃　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　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　陛下者因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　上竦然大悟　詔凡以迎駕奪門

冐功陞者四千八悉罷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身徇國不避讐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 上曰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也遷居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寛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采柴追焉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歳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欽懼與吉祥養效士謀不軌欽幽 上於南宮而立 皇太子是日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嫌者殺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間不得已爲此請入疏申救我賢

日爾既教讐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
賢在既脫難急召入宮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
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自古治朝未有不開
言路者唯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
路閉塞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殷
焉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
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
兵而議者慮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
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
休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趣河間班師使民得

也種爲便 上命廷議卒從賢言七年癸未春 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彊步而還八年甲申春正月 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諭曰今歲事頗寧而大者反掀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 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 上起立召 太子至賢扶 太子曰謝謝太子謝 上抱 上足泣 上亦泣讒竟不得行 太子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

如故會災異屢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疏上無御左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 上遣衛士宿賢家出入呵護總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鹵簿已得旨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今 恩詔方頒百姓始得甦息奈何復爲此 上即日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舉賢訴 上賢言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 上亟是賢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 上即

佗極言之由是洶洶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爲難丙戌二月聞榮祿公之喪　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爲營葬事遣太監林興輔行既抵家襄事興即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　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浹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謚文達李秃翁曰蚤知起復到京即病故不如終三年喪矣然此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于今猶令人痛時會試設糊者訴考官有弊　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矣　上意遂解言路屢開屢闔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其薦用耿九疇

軒輗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顔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張檢討杲皆疏論元旦觀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張謫桂陽州判、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 上、皆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張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卒、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官、蓋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起復、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聽終喪三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 朝廷勉

留至意如南陽李乃可

寓圃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　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己令邏卒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塤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爲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　上令達逮問塤塤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必君侯屏去左右塤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普因爲此奏使塤投進塤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　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

門之前方引瞻至逵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驚訝瞻即曰此逵以酒肉賜瞻使瞻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兒指斥所奏逵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大臣皆曰逵不能辯其罪矣錄詞以進 上命法官正逵罪謫戍廣西以炎瞻得脫袁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改元徐有貞方得君 上問岳正可用否有貞曰此人剛褊又避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替賢因得入閣

雙溪雜記云宣德間三楊用事杪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官有缺推

舉二人請　旨簡用至今爲例、

瑣綴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兼鎭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討得以進言者、唯李閣老、與袁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摭摭數十事以聞、上欲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拏去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旣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瑄善倭漆畫器、（宣廟會倭漆之精令瑄往學之歸）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楊瑄指爲李所嗾、楊懼拷炙於獄、乃詐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校徑詣闕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

言曰、死則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逵教我指也、逵失色、由此彬得從輕、楊亦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逵亦遣校尉往緝務欲傾李、逵尋坐勦論、戊彬復職、餞送逵出獄、如禮、亦人所難、矣、

瑣綴錄云、公爲人恭壯嚴重、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之、成化丙戌廷試王一夔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憲廟

卽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中詞涉詆訐公怒力辯職　朝廷黜倫乃已并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未爲無理秃翁曰襲亦不必要不襲亦不必總是愛官做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皐大司馬馬昂雖象　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凡有所薦必先論意於二公及至御前疇咨時文官則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將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又云天順初徐有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唯李文達端凝得體薛雖學行

老成而因奏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求退徐貌陋心險許瑯劣放曠　英廟始見徐退諭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貞一日入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噓然而笑至東閣會揖後與許稍笑不已斯正進對畫言而啞𡿨潑　御衣不自覺　英廟嘗諭侍臣曰醒齪鬍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唯李始終保全

李宏甫曰既已食君之祿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即宜不俟駕行矣不必恠東恠西謂彭華喉使羅倫以代公表白使羅倫亦蒙不韙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自不宜出仕既

有古大臣以道事君

出仕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買名皆無廉恥之甚者苟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穿吉服日間入公門理政事早晚焚香哭臨何曾失了孝道況忠以事君敬以禮國委身以報主忘私忘家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爲不孝可與天順反正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依然敗壞潰裂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去處而必以區區廬墓哭泣乃爲孝邪吾不知之矣

太傅商文毅公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五日舉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忠文公

時勉爲祭酒、見厯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已巳、車駕北狩、郕王監國、召入内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卽眞、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甸居之虜、檄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虜得勝與書、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旣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内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

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處忠

得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

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

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　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捄

綸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

皆職保傅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

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

可獨陞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

輅援筆增二語云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詔且進至期變作實正月十七日也
英廟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
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曰　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
心如今正要用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
赦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
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誣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
案太監興安爲輅和解而　上愈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
附和南遷不省將置　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復爾邪
上怒乃解但削輅爲民輅去後　上每[illegible]商學士朕所取
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

召、　憲廟即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輅復舊任、戊子、
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詆誣、輅又力求退、奉
旨、朕用卿不疑、何郵人言、即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
上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
公論何、　上乃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爲兵部尚書、
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
莊爲、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
見、議及郕王監國、輅嚴緩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
右聞之皆泣、　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薨、　憲皇以
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婉

轉採引　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
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者皆謂　皇子
之母因病另居又不得見探之人情猶爲未順伏望勅令
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
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慰衆人公論逾月而　東宮母
紀貴妃薨輟朝宋李宸妃故事殯斂悉如禮十三年丁酉
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輅
疏十罪并指摘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
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命太
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旨

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收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　上乃即日黴去西廠由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曄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輅遂請老加少保給驛以歸輅去萬安爲首相(見輅能言有無)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詣事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丰儀山峙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子良臣爲翰

林侍講、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

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　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縧、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

殿學記云、予以闕逢敦牂、發練浦、汎清溪、艤桴桐江、眺望文毅之廬、高峯回合、千巖蜿蜒、殆間氣所鍾也、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且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愧邪、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　上唯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已巳秋　英廟北狩　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余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不得入內閣矣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　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諭罷　上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

才誤蒙　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
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巳而命下復入內閣與機務以前職兼翰
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數召而議賢退亦諮時而心
服其諒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　皇烈慈壽皇
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
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
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勑百姓年八十與
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與始與　上微號
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　上大悅取申正月　上

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斂器服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令爲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　上意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　上聞而隕涕已而曰且收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　駕遂崩　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

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爲此舉要
遺所當尊豈不乖戾李言是夏旣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
旨曰子爲　皇帝母當爲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
理宣德有例李曰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
間不同　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
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旣如此便照例寫讓表
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
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
偏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

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沮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旣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雖李開端時極力繼之賴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　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　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即欲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

而聽單語、深有慼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刼掠四出、時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問參將劉清

禦賊敗續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為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須大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衂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巳下撫寧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

大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項知　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　上命太監懷許貴三人召兵部至閣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將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令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將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到程曰來年二三月將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將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留京軍而往督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

戸一人去看動靜。將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程慫慂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知者咸爲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將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果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八。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誅滿四等。賊衆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云某等被劉淸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淸馮傑於獄。鞫問得實。誅之。中外稱快。上大喜。賜內閣等俘奴一人。改將吏部尚書。十一年乙未正月。陞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

謚文憲

太保劉文和公

劉珝、字叔溫、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東宮講讀、憲廟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珝在講筵甚久、受知憲廟、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搆飛語、假俳優以中傷珝、珝遂乞休、詔允之、珝鄙薄萬安、時對客罵安負國無耻、安積慚、深恨之、故去、及卒、贈太保、謚文和、公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

議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勳撓國本咨
疏目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公與博野同在內
閣人稱公東劉博野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繼曉寺售術
貢邪肆興土木不揆狂躁上干宸怒萬頸俱縮縛下詔獄
鬼錄為伍唯公立爲上解乃得薄謫崔銑曰公秉心不
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行搆惡於羣小假威於邏卒竟去
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孚化於鄉閭乃爲立昭賢祠
以祀公

闕學記云予觀東土志謂翊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昺在
翊晨夕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卽

昌黎所謂出則秉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邪、嗚呼、孫子之昌固有本矣、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時臼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内閣參

預機務賜蟒衣戊午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戊申以來 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厲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侃侃竭忠悃 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二公入同輔政 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 上數數稱善而已 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有時及宮府必欲剗抑近

侍之權復　太祖之舊而誰料其遽至宴駕也哉豈非蒼
生之不幸與乙丑　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
手欷歔令　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
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弗能詳也　武宗
即位健以顧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
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月劾上奏其
略曰　陛下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
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唯廢格不
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
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恩歷於民生

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二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 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

衷事非獲已若談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苟且竊祿苟容旣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瀝愚誠上塵
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兹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昔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爲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已力攻健希入內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狀歷內官箪職形於劇戲上已信

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

矯詔奪其官論罰米　肅皇嗣位訪謀遺老意欲召用而

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

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弊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

在人主迨　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子議機務

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

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不深遠哉弘治間　孝

宗皇帝即位既久厲精思治登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

二公參議朝政外則鈞陽華容洪洞孖梁諸公戮力陳列

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迨　敬皇帝崩　武廟即位逆
瑾以黠悍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蕩盡

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
芳李燧何景明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
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旨不准許進爲戶部侍郎同
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能進職致仕焦
芳爲吏部侍郎進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空疎
難行李燧爲鴻臚寺卿年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
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
景明中書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然則居內閣而不狥

故舊者僅僅健一人耳李西涯曰故舊雖不當遺人才尤不可棄又云國朝名臣謚文靖者尚書謝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少師宜興徐公溥顯矣壽纔七十二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十年奇矣哉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餞歎歔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

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太傅謝文正公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
廷試一甲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
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　孝宗毓德春宮
慎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充經筵講官丁未　孝宗登極推
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
開經筵奉勑爲日講官與修　憲廟實錄辛亥　實錄成
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
詔以本官入閣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勑修大明會典
爲總裁官戊午春　皇太子出閣奉勑陞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己未　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武廟登極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芳入閣
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巳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和逆
瑾謂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褫職又矯　旨令遷弟武選
員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丕除名庚午瑾誅　詔復職致仕
辛巳　世宗登極臺諫連疏薦遷乃遣行人齎　勅存問
廸起叅議丕復任翰林遷遣子正入謝擢爲中書舍人癸
未復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佩齎　勅起
遷於家時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太傅丘文莊公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景泰甲戌復試禮部廷試第二甲第一選庶吉士讀書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即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講命與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已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以不軌豈可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出巳見撰史畧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

惰之未、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尋、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全、本年陞祭酒、十六年、加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衍義補、值 孝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嘉、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時濬年餘七十矣、弘治四年、 憲宗實錄成、公充副總裁、加太子太保、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初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所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

公方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　祖宗舊制　上深然之令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亦勿黜醫官劉文泰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怨望奏訐冢宰王公恕衆疑出丘意李宏甫曰非丘嗾之醫官敢訐奏冢宰哉故宜科道以為言也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illegible]為尚寶司司丞濬嘗謂朱子

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畧焉、爲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間、學者率未易求、采其精者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富、世稱其博、

治世餘聞云、瓊臺丘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協、劉作一聯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荊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李禿翁曰、公既爲吉所毁、則可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邪、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麪一分、搜和圓爲餅、其中餡隨用、爊熟爲供、軟膩、

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　上上食之喜命尚膳監爲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　上取寵此吾等內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爲閣老餅焉

守溪長語云丘閣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爲非人所共否必以爲是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李禿翁曰時既有秦檜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尤舛謬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內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之、又曰、與溥論所異同、溥輒怒、拊冠於案、執愈堅、眞不脫海蠻氣習、不如愛才者可笑乎、笑人者可笑乎、

太師李文正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

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
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　東宮講讀官、二十
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
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太
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
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典誥勑、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
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
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
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

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復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 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 上爲霽威即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焉十一年戊午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召問視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

爲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爲不可　上俱從之巳未程敏政典試爲給事中華昶所劾　上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於闕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　上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　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　上不親政東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

事壹一作乃卷

不豫聞茲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誘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救乃得戍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彧亦荷校東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錄瑾等過惡　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覓瑾等而詰何人所爲衆冐暑忍饑又覓隨有仆地曳出而死者數人申刻一時

三百餘人俱下部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士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騰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得免查究瑾又巧取橫斂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假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邊臨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賜類如此

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民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恭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强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賊調兵

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賍遂致大獄必欲寘之死東陽力爭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 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

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厥後有功、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厮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會寘鐇之變、 朝廷命將出師、詔誥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眞僞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

處分若真者取捐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并令太監溫祥等侍永疏至內閣讀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傳旨行東陽援筆擬進於是降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承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敕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

消有根據

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
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為故事當劉瑾專權
亂政之時假託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
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
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況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
降勑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
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
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　上以為然悉焚其往還文字無
延及者　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從子

兆蕃爲尚寶司丞復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唯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寄計

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以為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為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在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況今正是防冬時月如以　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慎竊見總兵部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審

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追令擬票去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不便甚透徹）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强勢强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市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抛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

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縻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暫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强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賜勅俞允、廕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

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諡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前後續百餘卷

汪俊云畿何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脅制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 朝廷編氓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遺其荼毒者數千萬 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峰聞略云少師西涯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

兌輸之節用度如闢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

楊一淸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欿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栺介特不易所守葢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

燕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煖閣健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

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　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　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

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屬
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延引
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嘗將有
識之士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文士尚名矯激
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劉瑾而謀慮不審且疏中
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
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自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李夢
陽一部屬而諸司英傑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翕
然和之韓文亦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為東陽賞鑒故文

不敢少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肯略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禿翁曰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爲首相其識見亦只是夢陽等雖文正爲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之策况韓文九卿諸公哉敢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博擊之習無一人能爲朝廷計久遠圖萬全者可也謂其咸相隨而就夢陽之後不可也文正雖以才學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正使其能知文正一兩分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貴倚託梁貴而後致身以去邪故知爲文正者實難後之學者愼勿容易草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戶部韓文爲首

率九卿共劾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爲內應而內
閣劉健等又助之時王岳等大爲　上所信任密奏明中
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　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早發
旨捕瑾下獄瑾等遂趨至　御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
交通欲害我等　上曰且待明日瑾等曰若待明日臣等
再不得見天顏矣須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　上不
得已領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劉瑾
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談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
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
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

繼此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
仕李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
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
皆以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
創造玄真觀東陽為制碑文極其稱頌人始議其泄捕瑾
等之事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哀哉又云
劉瑾既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
永成等又奏有旨　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
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各作長詩示
永東陽為窮字拆點畫為句極工永大悅命工刊印裝

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竆苦之應東陽又屬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泯不傳嗚呼傳亦有何嫌也又云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勑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爲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且舉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愈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諡文正何所據哉李禿翁曰此眞是放臭屁也

殺學記云予觀楊邃菴敘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太河之源出崑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呑吐百川

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敘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弘治間、溥海外內、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力邪、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誥勑、當如舊專官撰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領其事、又曰、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唯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害、東陽隨事彌縫、去其

太甚、

鄭端簡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奬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奉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淸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鄉寺人顧思之

太傅王文恪公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選成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

日講官　孝宗遊後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
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
侍講學士遂爲吏部侍郎正德初内閣謝遷舉鏊自代時
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鏊遂與焦俱入閣大
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
戍律鏊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减戍或惡石
淙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鏊言楊爲國修邊乃可以
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成服鏊
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鏊言妃廢不以

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鏊開誠與言初亦聞聽及焦芳專事媕阿鏊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許鏊歸吳屏謝紛囂常自賛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厲行白首於道泓然無聞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咏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猘不能媕阿一有遺言翛然不辱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臥空山晏然窮寐斯人也其量則臨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楚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戒而不能為應變之宗居閒十餘年論薦交章嘉靖初遣行

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　上講學親政講學箚

議論純正

曰國家經筵之設備矣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期講訖　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密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　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闕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安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爲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

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唯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翫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過、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臣愚特望於便殿之

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齋 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問則遊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唯所好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月造弘文以崇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

閤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也、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

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　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

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 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唯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 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

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目達聽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鏊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鏊高文清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與褒恤贈太傅諡文恪鏊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腷塞充滿皆氣也氣之

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魂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述後儒多未之及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徵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弊曰班固亟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移全不

與聞唯易世之後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泯然無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汩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八年進翰

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爲講官毎附經義規　上闕失

及諷時政父之傳　旨陞南京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本

年改南京吏部南京大宰間佚居官者自名吏隱忠毅然

持風裁越閲胥人華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

月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意接代凡華罷

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廉察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

某恃勢驕横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署考

曰守巳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咸惴

惴焉瑾誅始被推入内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閹承大臣改事瑾者事承

忠臨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尼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　世廟入繼、兩遣行人、存問忠、及洛陽劉健卒、贈太保、諡文肅、

太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肅然、爲南都之重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拔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況居位祿食者乎、許襄毅語銑曰、子初任偵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又云正德辛未給事中馬卿爲同考官、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副考靳貴學士家僮可勸減

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公爲主考駁號一人中式負

填務黜之日用戒黷貨已出院即上疏請究曰縱不實可

使大臣毋受議於四方竟坐奴罪一䏚子充吏𣃁公大愧

卷十一終

秣陵　焦竑　輯

太保楊文忠公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檢討弘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爲會試考官取董玘等三百人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二年三月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初　武宗御經筵講書故

事講書義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月廷和同學士劉忠講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此二
人嘗打發他南京去乃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
皆添註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
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謹身
殿大學士七年十月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九年正月上
疏請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項奉　旨早朝深
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　旨市肆
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燬宮禁

三月以憂去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內閣而已遜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爲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　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　勅廷和等又諫俱不聽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下至所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伏望

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并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

十六年三月　武宗不豫廷和等密請　太后懿旨誅江

彬籍其家會　世廟將至京廷和請由東安門居文華殿

上箋勸進擇日登極　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

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啟　上謂長史袁宗皐曰

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

興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

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即奸邪當

斬七月進士張璁疏論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

上令送至內閣廷和曰秀才爲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頃之

召廷和等人、諭曰至親莫如父母、用授以手勅曰卿
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今尊父爲興
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
爲子之情、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爲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
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
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既而御批復加興獻帝后
皇字、廷和等復封還御批曰、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
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上
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
錄皇號、廷和等倡九卿翰林科道、連章劾張璁邪說、乞罷

序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廕一子為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錄廕二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滿奉　手勅楊廷和輔翊朕躬勲勞懋著特加太傅不孫

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　旨致仕後削籍為民

國琛集云　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狂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已而　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啟　太后請　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宗史云戊申命禮官議崇祀　興獻王楊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禮部尚書毛澄曰是禮良正異議者以奸諛誅時有舉人張璁者禮部侍郎王瓚同邑人也詣瓚言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英殊科瓚宣言於朝廷和惡之嗾言官論列調南京而以學士汪俊代之又云尚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　今上宜以　孝宗爲考而稱　興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　興獻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更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濮議最爲得禮　典

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廷
和復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王、願　皇上
取法二君、以光聖德、又云、　聖母至通州、禮部議由東安
門入、不聽、復議大明左門入、亦不聽、斷由中門入謁　太
廟、舉朝以爲不可、　帝命錦衣衛以母后儀駕及製太后
法服以俟、　聖母聞朝議欲考　孝宗、恚曰、安得以吾子
爲人子、詰從官曰、爾儕已極顯榮、獨不爲　獻王地乎、胡
尊稱至今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　帝聞之、涕泗號泣、啟
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所裁、又云、
張璁作大禮或問、辯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乃上

之、兵部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禮官持議之非、留中、廷和知勢不獲已、乃草勑云奉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本生父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上允之、又云、給事中熊浹疏言、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處之、于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而祀於列廟、則大統之義、本生之恩、庶爲兩全、費宏以浹爲鄉人、恐廷和疑己、乃出爲湖廣僉事、又云、帝下張璁所進大禮或問於禮部、廷和授旨禮部尚書喬宇、選爲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諭之曰、南中非子所宜、奈何以大禮相厄也、尚

書石珤語璁曰行矣愼之大禮議父當見用耳而楊一淸亦云張生此論聖人不易也又云郊祀甫畢淸寧宮小室火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淸寧後殿曾 興獻帝后加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中鄧繼曾言五行于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動乃勉從廷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聖母 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又云 上諭 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曰不可復諭宜稱孝子廷和曰宜稱長子廷和令禮部侍郎賈詠題主題曰 興獻帝神主不稱考亦不稱叔不著子名遣太監及成國公詣安陸

上尊號又云、太后邵氏崩后憲宗貴妃也生興獻帝尊爲壽安太后楊廷和議哭臨一日十三日除服移文南京不布詔帝不從命以二十七日丙寅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安忍爲此十二月甲戌帝勑禮部曰祖母壽安皇太后夙事皇祖誕生興獻帝肆致眇躬入承大統方隆帝號期享遐齡孝養未終奄忽違棄追惟懿德宜有尊稱上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又云帝遣内臣之蘇杭織造工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僑等各諫止不聽命廷和擬勑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

以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邳田廬漂沒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死若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勅書必不敢草 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允之科臣葛鴻奏乞慰留不報又云 帝命費宏監修大禮全書已而易名明倫大典以一清璁等監修至是書成加璁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 帝享太廟數目璁賜以御詩及肖豕衣 勅曰大學士楊廷和謬主濮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理將冕毛紀輩相附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為六卿之首乃與九卿官交章妄執汪俊繼為禮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務背庶官

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禮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姑從輕議、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僇市、特寬宥削籍爲民、毛澄林俊既病故、各奪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已致仕、各奪職閒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爲民、其餘兩京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與聞者、俱不問、其先已正法典、編戍爲民者、玆不再究、禮部大書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省、

趙文肅曰、唯皇天篤我明之祐、間出哲臣、爲社稷隷二

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秉所遇時、力於隸事、最
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間空沉
陸、發起非常非有撑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
間哉于公已表於　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
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諡
文忠、蔭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
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
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噫公希世之英也、按公系出湖廣
之麻城、五世祖避亂入蜀居新都、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
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

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别曰公
夫嘗相天下為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燕居館三十年修
文講讀聲譽茂藉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正德丁卯
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瑾之焰毒
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叢欲而長沙亦
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
若經濟事須歸介夫介夫余公號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
事非楊氏之倫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
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唯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
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起而時事益難

為矣、武皇帝匹馬棲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構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等景象邪、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遂奉　綸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獨寡驚柝、安平且泰、俟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牆、梟獍在側、磨牙啖舌、窺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邪、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給彬入賀、獸吻納之彀、押虎之機、此輩

張掄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恩歸宮卒令掃逆山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掄而郿塢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巳乎然後清宮警道迎　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巳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過也事之尤我時也吾唯有去巳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執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理之間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據一切經情之說乎

必推心揆度剸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侯　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晝晚哉然欲即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次于去所以免義我尤也往在濮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楷據經研義非擊榑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次于去所以免人我尤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于習聞之久附聲和響斷斷寔繁徒致　聖主懷慫㥯有諷嗾罪且不測豈非時固然哉公之決于去益以免事我尤也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人臣之道

豈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叅討長於學無不貫
唯以資經濟故於　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
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秖掌可述
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特　內
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
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
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
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較草威
武粉巳濱死逝　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
雄如泰如項稍疏皆足以死　新部裁革人數十四萬八

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謗曰
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
殆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者耳公閣僚
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
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
卒而論已定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
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
卒公亦天人稟闢氣而生者邪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
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位極人
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

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濬通水利，灌溉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捨建坊牌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命者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業三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

支大綸曰，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桂諸君子和之，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廷和上畏 昭聖下畏人言，力主濮議，諸卿佐復畏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牴牾，其伏闕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廷和者爲守正，以附永嘉者爲干進，互相標榜，毒盈縉紳，皆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

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皆喧呼慟哭李不少動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李宏甫曰　世廟初入據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然名世矣是豈賂權賣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談愛憎之口不待辯者獨大禮議起人皆是張桂而非公予謂公只是未脫見聞窠臼耳若其一念惟恐陷主於非禮則精忠貫日可掬也故謂公之議有所未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為公表也善乎鄭淡泉之論曰　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為大臣其言當

矣與加試者之說於司直爲責友於劉瑾爲阿勢則大禮之議委曲扶同公自優爲之矣然公之議大禮也可以許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若處康陵之朝非但人不知其妙而亦不能信其忠蓋大忠者不見忠至妙者人自然不知其妙也是以當時知公者僅僅有李文正梁文康費文憲數人耳文正必得公而後敢以去梁費二公亦必得公而後敢仰安則公所係何如哉予又怪其不能以事康陵者而事永陵也豈其眞挾定策之功或恃世宗仁聖耶抑不知之矣

太師梁文康公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 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 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 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敎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 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 詔纂修 孝廟實錄及會典與儲為副總裁

遂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己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摭媒孽低有 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 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

言于　武宗敕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即其家督促上道楊

公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　武宗之將幸宣大也楊石

齋暨敬所蔣公皆在告中外洶洶莫敢先發公與東萊毛

公泣諫於左順門內既而毛公亦在告公獨廷爭累日不

得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

輩受重賄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　太祖

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

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公等皆

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　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

制詞在後

命上制草　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會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今內閣草制大學士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勑廷和稱疾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不敢草願就死 上釋之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交寧王宸濠謀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遂藩儲大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己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兼給 誥命褒諭賜燕禮部會江西兵變 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 鑾不報時且郊公與蔣公疏言兩都郊祀 祖宗配位不同乃

不果卻必定議北歸然尚未有期公復疏請於行宮西階中使傳諭再四公弗起得報乃起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言妻喪未葬先壟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 武廟顧留遣官為治葬事葺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羣公同受遺命策 世廟自興邸入正大統儲與晁實奉行勸進事稍定復申前請既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黙不辯攻詆者縷縷儲乃復固申前請 上始可其奏賜勑特遣行人送歸 命有司月給廩食歲致輿隷益辛巳夏五月也公歸日與弟恭議君億徜徉山水間嘉靖乙酉秋 上念定策扈迎功唯儲未

錄、詔廕子世錦衣衛指揮、公疏辭、上重違懇誠報可、

而遷均輔爲尚寶司丞、公疏陳謝慰勞有加丁亥三月二

十五日、公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諭祭九壇遣

官營葬公沉重博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

忠厚故羣邪用事公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

藏於家

霍韜撰公傳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不肯

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公聞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好

施德於人人或賴公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

士未嘗面公者徒聞謗公云云亦附和而毀公也正德間

藩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咸助為之請　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　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　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

得已王其慎之毋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
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正德己卯　武皇帝欲
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勑大學
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　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
臣不敢草勑　帝震怒手劒立曰不草勑齒此劒儲免冠
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　陛下猶憫
臣若遂草勑他日　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
罪不可赦　武皇帝遹察其誠欸擲劒起不促草勑矣己
卯宸濠反　武皇帝欲親征乃議楊公居守梁公蔣公皆
從　武皇帝至南都議郊儲與冕奏曰南都郊　仁祖皇

帝配天北郡郊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 武皇乃不郊又將南幸儲晁手執章奏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 武皇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 武皇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晁乃起始宸濠未反時凡所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唯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世人猶指此以疵二公未見此記籍耳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瘦瘠不食之土耳世人乃以辭受之濫疵公竊故著此以俟篤論之君子云 王御史濂請典刑公田給事賦公門人也請沒公貲以代天下輸

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
今上御極言官連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爲故縱反者請
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
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
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
三月十五日之爲也蓋舊例凡關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
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公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
自明然後知公之爲大矣
黃佐撰公傳略曰蔣冕方在庶寮公延譽宮府力拔爲輔
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引愿往謝並意

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時楊一清在內閣親承聖諭命撰勑召用而訃音至矣

太保楊文襄公

楊一淸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矣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陜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凡八年在陜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濟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

涖事愈久愈嚴夏楚之用若無虛日士試凛凛守法莫敢左右顧及去任士追憶往事凡中才已上可貢可舉者未嘗一朴及之性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故其造士五十餘年猶用不盡當是之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不能撓課試之權

國朝提學之最久乃召爲太常寺少卿至十四年轉爲

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篩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扎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

候委任、及添注華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十八年又
題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篦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
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
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爲便甲子、虜
賊大舉、大司馬劉大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
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
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効、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
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頻河一帶、以捍靖虜、
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
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可、

以謂平凉一路絕無行人、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徑去、賊聞一清至、遂擊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寇、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衞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復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午、廢藩寘鐇叛、起爲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害、一清昔時多所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訴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閱舊築邊

墻自紅山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險念成功之甚難歎前
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死仗誰經略了餘
忠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
困本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
逋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反役軍采取以自
封殖於是鎮守太監　　劉及總兵楊炎仇鉞遊擊史鏞監
鎗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炎又將所收草灘湖
地呈退三之二鉞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
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
循次撥用毋得脫者又遍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

地方急務十數事上奏其大者如乞旌罵賊而死都指揮楊忠李睿逃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廕其子以勵臣節指與劉瑾意忤一清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乞將英取回調用薦副總兵仇鉞參將保勳遊擊將軍史鏞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屢肆搶擄況河凍後達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

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𦂳瑾素憾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旣平復恢、乃矯詔收一清、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其總制之權也、無何瑾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筴于一清、遂成之耳、踰月召爲戸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辛未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上嘉納、改吏部、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所搆陷連茹以起、江西盜久未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又疏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鎭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

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
顆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禦言極其褒美、悉從所
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
同征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盜放縱、大肆刼剠、渠
魁劉七屯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
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爲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
已、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爲提督、及賊至
鎮江、貽書于完、願以拯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
勁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
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

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𤀹之防又恐此賊出没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簡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宸濠變起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備則三吳無虞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　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有導　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即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俱蒙採行

林居作用

及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再召入閣　上以張錦

奏遷　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

定大事既襄無故再遷恐有他虞况　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初

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援二臣既去

霍韜乃上疏毀一清　上疑之遂乞歸一清明於知人若（具眼人）

拔仇鉞于列校而寘鐇就擒舉王守仁於庶僚而宸濠受

誅錄楊宏於編戍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擬

喬宇之撰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於無事之

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制府棘録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公謂予誠
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爲法、
故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
鎭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
戰以爲能邪、
睢陽謝純撰公行狀曰、安寧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題藏、
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爲石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
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澄州、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
二月初六日、生公于化州、天順庚辰、父乞致仕、携公便道
訪前母劉氏家于巴陵、壬辰公登進士、癸巳以外艱解官、

訪姊氏於丹徒、合公前室吳氏繼室二喪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公爲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作典士類、連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具見于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尋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荒邊、攷求利弊、茶利大興、而馬亦蕃盛、三邊仰給、詳見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淸在彼、多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勑改爲巡撫、兼經略邊務、勑下、公卽率兵禦之、上疏具陳邊事、其一切興革、計處事宜、載西征實錄中、世宗卽位、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鈌起用、特先遣官賫勑存問、嘉

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陜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郎家敦遣啟行十一月 召入閣明年五月陛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 御製詩一章賜公卒之期為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闔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邪及聞出大市又還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

李元陽撰公墓表曰正德初閹人劉瑾有寵于 上竊弄威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中翕然

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下之詔獄首相長沙李力救得釋瑾惟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逐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惟其意指危亂之機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永、永、可、與、謀、者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見

公料事如神促滕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　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傍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覩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矣言已即就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蔦一不信公公可頓首請上即時召瑾沒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倰狗又頓首哭泣　上必大怒瑾瑾誅公大用益矯所爲

已彊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即行事無緩時刻承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承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至璡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璡入作璡不知已有別旨差承抄沒其家矣上命縛璡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發城閱所抄兵器縋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璡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懽聲震天摘璡肉而嚼者如市承乃備言公本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為公才望公始柄用矣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

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及中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爲冢宰皆執弟子禮公葬喬自太原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累爲關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馬　召詣闕面授勑行明年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主馬史奏請輒允牧事有成請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實錄成舉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年　勑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

公至道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上
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
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
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折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
原深入我平凉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
本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
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墻二百餘
里濬壕塹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
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忕邊備稍疎墻
既日薄壕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戕

破內郃，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乞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虜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㕓，　宸慮勑臣經理，臣闇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餉餽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統

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閫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䘏此臣區區犬馬寸心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

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后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虜巢穴深山大河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

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墻挑塹為言（公得力處）宜必增兹多口但受　恩深重自當為　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公經理正德二年公言臣兼巡撫不能專力馬政瑾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虜舍一清無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鼐曹元乞備用瑾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銖火銖解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中止人

謂瓚虜交通欲外亂以濟已私或然也瓚誅　召公入爲武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吾學編云公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紛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訾已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太保費文憲公

費宏字子充號鵝湖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子長璵起鄉薦早卒次瑄起進士官至參議號復庵復庵宦遊于外而

五峰暨弟順庵輿遂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瑞相上下復庵喜曰亢吾宗者必二子也携入京躬課督之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爲祭酒少宗伯謝庵費公爲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爲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宏之上春官也復庵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聞書與宏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第令入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 憲廟上賓

預修實錄、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皇太子出學青宮、首改左春坊左贊善、 武廟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瑾稍增其數、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今科姑聽之、後復舊、 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錄難處分、宏於食糧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學者四人、挨次銓補、度可逾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托者皆絕跡、辛未十二月、陞 上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規復護衛宏執不可有同列嫉宏而覬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寀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敢履城府築樓一區日課諸子會舉從有與鄉人為仇者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人令扮撫入奏欲以聳動 上意奏人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幸庵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駁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嗾羣盜嘯聚奸細焚略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宏恐避處縣城己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逵發兵反隨遣數十騎

趨信圖宏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淸所斬會王公守仁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皆率兵往宏爲貲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於王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軍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宋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旣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逾年 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卽降勑起宏而宋亦仍用時辛巳四月也甲申五月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卒叛殺總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宏曰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

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乙酉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宴禮部將弟冢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冢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丙午六月 獻皇實錄成加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是年累以疾辭 上不允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 上乃允之將子懋賢登進士選庶吉士疏乞歸侍養疾并允之令疾瘳日照舊作養乙未四月有 旨起用遣行人王憲芝捧勑催促宏遂于六月朔冒暑行至七月十二日到京入閣供職丙午 召見文

華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九日、陪祀歸、一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憲、

太師張文忠公

張孚敬、初名璁、字秉用、永嘉人、別號羅峰、弘治丙午、以詩經中省試七上春官、始中庚辰會試、辛巳、 世宗臨軒策士、賜進士出身、時廷議 睿宗獻皇帝尊號、璁上疏爲上明父子之倫、語意諄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申、以議禮未決、再上疏、 召至京、廷議、陞翰林院學士、乙酉、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侍郎、經筵講書如舊、進諸廟議及奉安 獻皇帝神主禮儀、丁亥、轉左

進大禮要略、　命開館纂修明倫大典、及命獻大獄、署都察院事、　賜勑奬諭、并賜二品服色金帶、給三代誥命、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照舊纂修、　勑賜玉帶、并銀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違、理都察院未久、奏革各處濫設鎮守內臣、淸勘近京皇親庄田、戊子、加少保、　上亭太廟、回璁侍道側、　上屢顧、賜詩褒美、有貌奇眞才傑、形端志氣伸、予資衛天眖、賚賢作邦珍之句、再　賜玉帶、璁進姚溪書院集、　上賜書院名及堂名、　命有司于書院中建敬一亭、石刻　御註范氏程氏五箴、　命註冠服圖成、賜勑并金帛蟒衣、本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代誥命，廕一子為中書舍人。 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賜金繒。己丑，命主會試，尋勅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命禮部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袞治葬事。八月，以災異辭，准休致，至天津，遣行人周禩齎勅守取復任，仍賜銀記一枚，與寅賜明倫大典、大學衍義、五經、四書各一部，以一品初考，賜勅褒諭，廕一子為國子生。會議郊祀成，賜玉帶。尋以名音同 御名，請更易，疏再上。 上親為撰名字，賜名孚敬，字茂恭。孚敬遂以賜金作堂於寓所。 上又以獻皇帝手書榮恩堂、燕諭成勅， 御錄金書 皇考手澤。

以扁公堂　賜銀印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又　賜手敕茂
恭御書大字二幅是年雷震午門西樓乞休賜牙笏公服
比抵家而西苑工完乃遣布政党以平賚　賜銀幣上
念公不置又遣行人周文燭賚　敕取復任壬辰命兼太
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乞致仕癸巳差少卿陳璋賚
敕起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誥命封贈如制賜銀印二是
年　皇嗣生賜銀幣甲午　命有司爲作樓於府城以藏
御書文劄　賜額曰敕諭又命工部置扁差署丞朱守宣
賚送乙未兩考　賜寶獎諭廕一子爲中書舍人以疾再
乞休致差行人周文光御醫袁邇賚　敕送還鄉月給廩

米、歲撥輿隸、有司時加存問、丙申、差錦衣衛千戶劉昂齎
勅視疾、諭疾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疾又
作、己亥二月六日、疾革、遂不起、

王世貞傳曰、公浙之永嘉人、貌甚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
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
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為、笑曰、諸
生不當書院邪、遂為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
試、而　武廟方南巡、明年、　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士、
公得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
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略

言　上以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弟以後　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勿考而考　孝宗使　獻帝有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　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已報聞公亦去而爲南京刑部主事因下議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　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萼疏亦上其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齮齕之矣然　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詘輔臣禮官尸凡三下詔始定　召公與桂公超

拜翰林學士、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奬殊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已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于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之所密問公、

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桂公亦入輔名寵俱嘗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稍不平為惡語交鬬 上前楊公得因是以間公 詔公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傅以免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即 詔行人召復相公公入而楊公為霍公所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欲置之詔獄公力為寬解得免 上嘗論公曰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恃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為悉裁革鎮守監鎗市舶之類後先殆盡是時 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朱儒

五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
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
禮皆其大者居第成以
獻皇帝手書含春堂及金帛羊
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曰
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顯當
上
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横者乃乞
休比行
上賜公服牙笏以識意歸無何
召復位進兼
太子太師再乞休再
召進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丁
上有推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

以故事裁之、 上不懌而 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倖、横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 上指、乃上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以爲延齡殺人、論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 昭聖太后春秋高、今聞延齡死、能不内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恚、謂公自古强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因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邪、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欲以偈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　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郤永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上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詘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成疾乞歸　上謂公胡恐舍朕也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益詘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

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飧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疾告歸　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公歸明年　上使錦衣緹騎師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强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蓋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　上時幸承天聞訃爲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桉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寵信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斷　上自信以天啟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公歿未幾居第使夙所用力不能餝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

觀公哉公別號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　上呼羅山

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黜首得安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郎不言禮亦有以自見

許文簡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逈特非時俗膚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嶄不回遭遇　聖主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傅周宣中興嶽降生中有由然也

吾學編曰吾見學士大夫多訾于公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文正爲政值奸凶，眞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醵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于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會之費，楊公文武兼資，處璁、永、張、桂間，固有深意，非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席公早自修檢，才謂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法措有善譽，張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 聖明，得柄用，攬才俊，謝苞苴，孤立行一意，元矣中貴戢戢斂束，要亦有以服其心矣。

永史云，張璁抗疏，言時議欲考 孝宗而叔 興獻王者，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嗣，育之宮中，猶有

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當立、循繼統之義、非爲孝
宗後也、稱　興獻以皇叔、鬼神旣不安矣、稱　聖母以叔
母、得不爲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親則
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　帝熟覽之、喜曰此論
一出、吾父子獲全矣、遣諭廷和曰此論寔遵祖訓據古禮、
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又云甲申
三月、　帝召張璁等詣京、都御史吳廷舉恐璁等復倡初
說、請勑諸王、及兩京耆舊大臣、各陳所見以備採擇、璁蕚
復上言統嗣之辯、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寔在考不
考、若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　帝御平

臺、召冕紀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願陛下為堯舜、不願為漢哀、 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時黃綰亦申揔議、 帝命草勑加尊號、戶部侍郎胡瓚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 上從之、併止璁等、璁時已至鳳陽、見邸報、乃上疏極論兩考之非、且云本生二字、决非 聖衷所裁者、此禮官陰術、似親之、寔外之也、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 帝復命召、蔣冕曰、二人來、必撲殺之、 帝趣使來、以席書為禮部尚書、又命必加考字、去本生母三字、冕爭曰、孝字唯用于祖廟祝文、今稱長子、已竭孝思、復加以孝、有干正統、本生母係勑

諭擬定、亦難遽删、己酉、上　昭聖冊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　與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　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布詔天下時張璁至東昌見之、歎曰執政欺　上恐至此乎、兩考並稱、綱常愈紊、不可但已、又云萼等至京、臺諫交章請與席書並罪、章十餘上、璁請上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聽臣等各據典籍面議兩考之非、再詔之誤、科臣張翀取先後章奏、請發刑部擬罪、尚書私語曰、若得俞旨、即撲殺之、　帝稍聞、遂陞桂萼張璁爲翰林學士、方獻夫侍講學士、喬宇言桂萼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請罷黜、　帝切責宇、遂求去從之、璁萼列十三事以

上一曰、三代巳前、無立後之禮、二曰、祖訓不言立後、三曰、孔子射於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曰、遺詔不言繼嗣、五曰、禮輕本生父母、六曰 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曰、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曰、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曰、古者遷國載主、十曰 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 昭聖懿旨、十一曰、 皇上手 大行壽安太后、不得考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曰、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曰、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逭、疏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辯、 帝切責之、 帝采璁議、遣諭紀等去本生字、紀復力爭、 帝御平臺、召紀宏瓚責之曰、此禮

當速改、爾輩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禮處、爾輩無君乃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又云九月巳亥、帝奉 章聖皇太后謁見 世廟、帝諭撫臣曰 聖母欲謁 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 帝問璁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 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 祖制也、皇太后 中宮宜先見 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 世廟以成典禮之全、席書劉龍曰、 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璁所引

俱婚禮、今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璁尊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褘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因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 聖母謁廟、必 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又云初費宏議 世廟樂止用文舞、隨全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一淸詠鑾及侍郎劉龍言 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爲缺典、張璁曰、王制祭用生者爵、 皇上尊 獻皇爲天子父、樂顧可缺耶、且天子八佾爲人六十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六、

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佾各六、計七十二人、 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蕚言周禮以司干掌舞器、祭祀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干戚、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 帝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朕心甚嘉、不用武舞、實爲缺典、其卽增之、又云、 上與輔臣從容評騭諸臣曰、張孚敬忠誠才略、但不惜人才耳、人咸服 上藻鑑、又云、張文忠其狥國之純臣、振古之人傑哉、當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詞、而上援 孝廟近庭 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門伏闕、哭聲動地、

其胥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屹立其中不懾不悚詞嚴氣壯卒破千古之謬成　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剖決吏成案活一家數十無辜之命以摧敵主植黨之奸豈世俗偎偎伈伈者埒哉既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畧都察院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夙紀肅然在內閣持議正直雖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議讜論同列多不與聞淸勳戚莊田革侯伯世襲罷鎮守內臣在閣十年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廕一子姪吏兵文武二選所指爲內閣質庫者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卽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已渡潞河旣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嘉

靖末年華亭當國世亦共以爲賢然莊田美屋跨州郡出
京之日大車幾百輛彌月不輟方舟而下連數百艘於文
忠何如也霍文敏素伉直不輕予人而獨重文忠以此

太傅席文襄公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
郯城知縣歷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督漕船于淸江廠著漕
船志具見綜理之才通變之學矣十四年改戶部山西司
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會雲南晝晦五日　朝命考察雲
貴官員書具疏云災異係　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
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　孝皇欣覽貼置坐右十

八年出為河南僉事、

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時王陽明謫龍場驛書每學者其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事龍場為師士始得聞正學為李禿翁曰即此一事公之才識已足蓋當世矣當是時人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識朱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眞夫子則其識見為何如者然有識而才不充膽不足則亦未敢遽排衆奸奪時論而遂歸依龍場以驛丞為師也官為提學而率諸生以事驛宰奇亦甚矣見何超絶志何峻卓況不虞賊瑾之厓其後乎六年陞河南參政丁憂八年起復陞浙江按察使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再丁憂十二年補雲南右布政使、

十三年、陞福建左布政使、十六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嘉靖二年、南直隷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書上疏、謂江北淮揚鳳廬諸郡、災傷爲甚、蘇松常鎭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會書適上賑務要議、衆喜曰此任當屬此公也、命兼僉都御史賑濟江北、時饑莩塞途、至人相食、盜賊莫可制、書被　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蔽端、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將州縣分十里爲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饑民趨之、盜賊漸解、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錢給衛兩月、饑者必

匙始定議銀米閒月兼給沾寔惠云甲申春南刑部主事

桂蕚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疏議特陞禮部

尚書初廷臣執議謂今　上宜　考孝皇　母昭聖太后

父母稱本生叔父母　上勉從之既下詔終以爲疑書及

張璁霍韜抗議謂　上以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

統非爲人後者尊號宜具實以稱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

是　上下書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

衆論既定卒如書等言大禮始告成尋加太子太保丙戌

會試知貢舉舊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

分讀者則以官爵爲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書具疏言

廷試以收人望服士心請　明肯痛革廷試一大弊上是其言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典機務未任而疾亟遂卒書才識敏決文章政事亦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寃錄以明象山之寃識者韙之

一淸誌銘畧曰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公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允至是　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卿疾彌留志不可奪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遂欲卿遠去　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蓋自國初以來文

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　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
訃聞　上悼惜贈太傅賜諡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
製備述君臣始終之義聽之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
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
其子中爲尚寶司丞卹典之優亦前此所未有嗚呼　上
之所以待公者如此地下有知亦可以自慰矣按公之歷
河南按察僉事也歲大饑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甚横督
修黄河諸工役朘削無算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工役禁尅
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而民稍安後遷福建左布政宸
濠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

以祀闕中諸賢、皆千古偉事、甲申春、　世宗入繼大統三年矣、再命遣官徵公入京、慼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謗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官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致、以全臣節、　溫旨褒答、仍命吏部趣公、五月、公再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誣公侵賑濟銀者、公乞差官覈勘、　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會查已明、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公上疏乞宥學士豐熙等、不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陛見、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不得已出視事、乃上所修

大禮考議四卷纂要二卷即蒙降手勑加太子太保賜白金五十兩紵絲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五月偶感暑疾在告目漸失明又具疏辭　上遣中官齎賜牲酒食米瓜菜來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　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馬公以　世廟告成宜做宋郊祀覃恩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貸　詔襃答又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順自代嘆嗟公立朝僅歲有餘耳居常以畢自牧至義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析紛則極其明辯衆莫能奪跡其行履素孚於人宦轍所至聲聞藉甚節使

者剡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直以議禮之疏與衆不合譁言遂興一倡百和牢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辯而達禮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予予復之曰公既實有此疏今安得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何必同比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予曰

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比公入朝

聖心悅懌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時

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哉天輒喪其明又遏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

命也夫銘曰唯士窮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析繁擧劇心得手應而要其終卒歸乎正雷風春檍衆特公以定士有從政或未閑於禮公執典禮以佐　天子謂禮弗習如跣地弗視辜咻奈何曰有人紀匪衆之狥唯權度在巳我求天知亦求同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目不能奪其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在天公不起在床　帝聞曰嗟我鑑斯亡曷顯我忠曷遂我良辭以誄之公雖殁有耿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

永史云席書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爲是璁韜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爲非昔舜繼堯統禹繼舜統

未嘗不以瞽鯀爲父也　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
果人情乎此非周武追王之心也今唯定號　皇考興獻
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矣吏
部員外方獻夫疏曰　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
興獻之興專廟當稱禰而不稱宗請改　孝宗曰皇伯
興獻帝曰皇考别立廟祀草具未上適南刑部主事桂萼
與張璁議合乃言臣按范純仁論英宗親許爲仁宗子
陛下人繼大統果許爲　孝宗子乎且　孝宗有子更爲
立後　獻帝一子乃以出繼皆非也臣見席書方獻夫皆
以具疏故不敢復贊迄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未經覽

邪抑二臣來果上邪謹錄以聞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羣臣集議

太師徐文貞公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三人授編修與告歸娶甲申丁外艱服除復故官會永嘉張公議撤孔子像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公條具三不必五不可狀 上以不奉詔罪公廷多申救者得勿問謫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剏社學清久繫獄囚以文致入者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畧窮其窟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

同知未任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說因像祀焉會　皇太子出閣選宮寮改洗馬兼侍讀丁内艱服除進祭酒爲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然有瞍昧失者亦務覆蓋之諸生以故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錮門示重公以爲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無倦署部事所推轂不用刻深儇捷者而用愿厚長者常引以爲賢於已當大計所取退能不以衆口爲定天下翕然稱賢未幾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莊敬皇太子薨公議喪禮稱　上旨上察公慎勤召直

無逸殿公遂累請亦 皇太子不報庚戌虜闌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公請出罪黃給事珍於獄復其官俾敵愾自效又密言虜間潛入請 上還大內備非常 上雖難於還而心念公忠會中涓陷虜歸爲虜乞貢 上幸便殿問羣臣公曰賊深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公曰遣辯士風諭以無文故且徼其情實實則令聽命於塞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 上稱善因請 上親御會廷臣議廷臣皆言貢非虜始意許之愈一小快耳而墮軍威長虜志不可居數日勤王兵集

虜亦退時聶公豹以副使坐法戍豹令華亭公爲弟子悉
其才曰欲威虜非豹不可卽日薦起行伍爲中丞公上言
延安卒善戰而雲中卒善謀宜各用所長 上從之將以
条顔三衛爲虜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導虜有其情而
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圉失職使彼易
受而後撫之 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密請公公寢
益任用太宰鈇廷推公 上曰臂素內直奈何中道而棄
之外乎亡何 孝烈祔廟之議起初 孝烈方皇后自九
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 上德之既崩始謚曰
孝專易今謚一日 上忽諭禮部議祧 仁宗而以孝烈

主祔廟、公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天殿別室、 上
盛怒、趣公再議、公不得已、遜言曰祧廟乃 聖子神孫事、
臣子之心、何忍煩 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益
太廟奉先殿各一室、令 仁宗緩祧、而后先祔、或可、 上
不許、竟祧 仁宗、祔 孝烈、然天下皆以公議爲正、未幾、
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 上欲罷入衛卒、公言其非計、又
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賚、倡勇敢、皆見納、一
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主會試、時倭事起、公上
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校北轅用軍興法、而守
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校劾、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

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令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校履肝膽以從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偷時其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公念虜盜邊士不得田畜宜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錢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錢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錢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錢可出紫荊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　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董傳策

張翀、極論嚴嵩罪狀、嵩念公于吳張俱座主、而董又鄉人、於 上前具道本旨所以爲者、 上下三君獄、考掠無所得、三君遠戍、公獲解、尋加太子太師、相嵩所以危公百端、無如之何、會 上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公朝夕傍偟曰、此豈 至尊安居所、乃請揄三殿餘材營之、數旬而宮成、更名萬壽宮、進公少師、時分宜益露、上久而察公忠、密札諮問、交午公所、鮮及分宜矣、居無何御史鄒應龍疏論嵩父子不法、 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 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不樂、手 諭公、欲傳嗣、令擬 詔、公謝不敢、而吏禮二部

奏遷應龍通政㕘議報可矣忽有　旨切責二部臣以應龍爲邪不宜官公爲之關說應龍得無恙　上亦悟輟嵩直盧賜公公既居首揆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苞苴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嵩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束手公盡謝却之或謂非宰臣體公曰夫操表擬以聽望者而亦負畚荷鍤耶前是奏通功率賚閣臣公以爲不稼取禾無以示勸自是報捷不復與賞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上欲崇以宫保公力持　祖宗無是法無啟倖端　上默然已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公體小恙　上親爲調藥温諭諄切方士熊顯等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御又問公

比日乩何以不下、公謂此曹持紫姑術、實得於衆口、而托
之神語、未宜深信、 上由此亦怠厭方士之怪迂誕矣、大
虜由墻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 上方有竹
宮祠醮、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虜阻白河水、退掠香
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
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 天子創虜、恨司馬不早計、
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縣官、 上始解、公以張
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
爲重鎮、 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
欲更樹、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

公力也、上下制建雩壇及更興都故宮殿、公第以藏匱
爲言、工遂巳、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嵩當
國、令都御史鄢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爲功、遂著
額、額不登、商多亡匿、急則維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
額盡登、先是分闆以上債事、輒以緹騎逮、所至爲暴、公在
政地、省獄十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
乘輿、上恚甚、逮詔獄、欲殺之、公疏言瑞草野倨侮、然不
過仰恃聖明、以死沽直名耳、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聖
德益廣、瑞以是得毋死、上久疾、欲幸興都、公以保
躬防姦、究爲對、語甚切至、上崩、穆宗即位、公推先

帝意罷齋醮土木復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
久廢者所草登極詔孳孳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
公明習典制中外倚重　上欲幸故邸公言　祖宗時非
郊祀幸學耕耤　駕不出令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
可乎　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矣亡何御史齊康
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於是九卿大臣皆爲公辯
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此去位康亦遠謫
而公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致語公謂　先帝新
棄群臣非宴樂時臣不敢奉詔　上於是爲罷宴　上謁
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

觀形勝可乎公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
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　上竟以祀畢出觀
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敎場勒中貴習
騎射公持甚力　上難公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
詔慰留加公伯爵俸固辭久之乃視事　上欲幸南海子
公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忤遂稱病不出御史張齊因汙
公發利六事公再疏辭獲允公還里杜門自守而新鄭再
起以舊事銜公乃出其黨爲監司郡守伺公引繩批根而
生平與公有睚眦怨者皆乘是侵公公怡然不校會拱敗
獲免甲戌孫元春舉進士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

無恩之身可以遠訪咸謂名言壬午公年八十今　上使使存問賜諭優渥鄉人榮之公雖材器天成而實本之學自爲諸生即從聶貞襄公切磋理道其後與歐陽文莊公輩推明王文成良知之旨相爲磨淬然獨不事口耳而以躬行爲實際以經濟爲真詮故其發於事業光明俊偉非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嫉媢之侍無臺榭之飾友弟惇讓肫肫無僞田宅錄廩輒以推分弟姪癸未閏二月二十六日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又手校錄程純公言若干卷公爲文有根柢嚴於法度不爲無益語王司寇稱曰　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爲

震雷迅霆公徐剸其震迅之勢而爲霖項　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浮陰時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爲白日人以爲知言云

少保趙文肅公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年十五讀王文成公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遍誦六經自求之嘉靖戊子甫鄉薦走謁故相楊文忠里第文忠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人世倏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刹不櫛沐解衣者數年父資政公

强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雖治安策弗能絶也、 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吉士、特旨留館、授編修、公感 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方術、遂上求眞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懌、公日與同志徐公樾、尊切劘踰歲、謁告歸蜀、爲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蜀士知有問學、出呫嗶上者、自公始也、二年、冊封三年、教司禮監、同修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又三年、遷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於聖門性道之旨、莽如也、公慨然曰、學之不明、未知性也、進諭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

教為訓諸士聞之懼然皆習若濯而新是歲為庚戌公語
嘗事者曰虜將大舉盍為防禦計八月虜果闌入古北口
由通州薄都城公乃上破虜疏是時虜方有求貢嫚書入
朝　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
者公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既許貢則虜必
入城要索不已即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有
奇畫公曰為今計請　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
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
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為城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
戰其他無可為者　上已偵知公言手詔嘉公壯猷陞左

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勑宣諭、并給銀、惟所措、然勑未有督戰語、可統攝諸將以行也、公以請于相嚴嵩、嵩故有郤、又其黨趙文華素銜公、冀相齮齕而甘心焉、故不與事權、卽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虜騎充斥、公單騎出城、先詣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宣 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時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屬虜則屬鸞傳諭而公以詰朝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膳疏、故爲遲之、公入朝、趣疏不來、衡以宣諭事畢奏上、 上怒、謂公領銀、未覩措置、第爲尚文東遊說、 詔錦衣逮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

典史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
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參議先是嵩
已嫉吏部推公藩參因　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
陞南右通政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
言大工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怍又三年乃
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已聞訃歸服闋改戶部右侍郎
抵任　上屢遣代祭示優眷嵩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
增設戶侍一員督糧練兵者嵩以屬公且召公酒訖曰是
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死生以之復何談哉酒半公
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

掌卽部中輿出衢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況兵之不練其過宜不在是縱十戶侍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嵩在告上手詔大相徐公問薊州事徐對以查理當用習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忿公而詬林侍郎嗾其黨張給事益劾林不數日并劾公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南道而問學公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居玉溪莊嘗爲諸生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

一執中大要以中即性命即天則也而後儒乃不識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者殊失其旨丙寅　肅皇帝崩公哭最哀曰　先皇帝知我隆慶改元　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會有言幸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耆德攝之遂奉　旨以原官暨掌國子事八月朔　駕幸學賜坐講禹謨后克艱章　上見公剛發精明音吐洪暢大爲感動問之知爲新起用臣益喜尋　命解監事充日講官先是北虜陷石州公與執政數議邊事不合乃求補南禮書既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啟沃之任

可以格心贊治不宜置遠 地適上願講筵無公不悅諭曰
前年高往南京者仍令日講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
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
南兵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昔南京建振武營致大
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側哉況燕薊乃戎馬場豈
藉南兵當事者寢遂移練兵于薊鎮惟揀南兵三千教鳥
銃識者謂爲得算頃之春 命教庶吉士仍充講讀纂修
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爲 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諭太子
章賜賚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爲徒費無
裨戰守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爲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

邑懷去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切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
大學士同諸臣入輔大政一日于講筵謝　上面諭盡心
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第近日
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　上色益
喜于時　上多恭默而面諭公者所羣臣謂自臨御以來
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當同任閣事
又撰勑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大同邊臣棄城
走爲巡按暨科道所叅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
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覈勘公爲
是遂註籍不出　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　上

聰、乃上疏、乞解贊輔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斷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俱仍
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 上亟慰留之、是
日、 上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
中猶以將才難得題覆、 上姑兩解之、然信公益篤、明年
庚午、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略云、我 朝內外兵
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擅
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
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
統末年、嘗變為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為十二團營、正德間、

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 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肘掖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視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將兵於閫外事畢則繳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輦轂下有數萬

精兵隨所用而可矣、　上曰、分營練兵、乃　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大同事議、遂蜂起、反失公建白本意、　上以公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欲挾權寵御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故推公兼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贓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己、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上疏乞休、　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危法、疏言當時議事臣、假托遺詔、凡　先帝所斥、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加超擢、死者贈官廕子、是仇視　先帝、近於無君、又引弘治間

彭程事欲有以治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為徐姻家已歿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勑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拱避公久不至既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削爵沒産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矣亡何宣太督撫王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入降公語少師李公春芳曰此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票旨備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荅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

年無虞虞不在納降也惟當請超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虜機宜一付之督撫乃同收票如公言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虜求封貢朝議棼然獨公力主其議亟令督撫姑罷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荅速獻投虜叛人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愼交質防虜劫盟又貽王書曰吾外憐悉怛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失助公爲邊計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爲拱賍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贓罪抵戍後齊倚拱辨復力擊王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叅駮不得行拱懐怒思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内出公口是將倚

法爲報復計也疏請止之拱聞即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
止公遂同赴吏部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譎
戍起用守伉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
日中拱知公不可奪竟從公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
拱益恨公剌骨嗾心腹給事中韓楫枉劾公公疏懇乞歸
且曰願 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樹
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 祖訓下不紊職掌
上雖眷公甚而拱交通中外亟謀逐公 天子不得自持
遂允公暫還時論惜焉公行後虜果還叛人趙全等獻俘
禮成 上以公與議廕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諸

門人請設教聖六素會　穆宗大漸、公哭臨、乎哀毀成疾、乙亥、遂杜門、不復會講、第擬作二通、遍諸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貴俾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為一書、以俟來哲、是歲十月、郎開局編述、乃為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略曰、身居臣子之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通來垂

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
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
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語
具公內外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末疾作、輟編、丙
子三月、薨、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輟朝、諭祭、誥贈少保、
謚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剛忠
英偉、稱其氣貌、解褐、即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挫不回、
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於伯陽子羽、爰
逮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之博大人哉、荀楊諸子、
未足窺其奥也、其文章不襲人後、而博辨雄深、要歸于道、

所著詩文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